金壘子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九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元先生之遺語不同

濂溪先生之學。其於聖人。蓋具體而微耶。以生於道墜文喪之餘。而又隱於卑官下位。不盡抒其所志。時又寡及門之賢以發其蘊。故人鮮克知之。而先生之學。亦決非世之所能及知矣。蘇黃二公。天挺

人傑方卓然雄其詞章文學以撼動一世空閱千古而獨雅知有先生豈非懿德之秉果有不可忘者而其超然絕識亦非世之人所得而及與黃之叙先生濂溪也不過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終在丘壑短於取名薄於徼福菲於奉身陋於希世聞先生之風猶足以律貪如此而已矣則是瀟懷當世而一丘一壑者之所有事也其近者曰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是亦謂其不窘於世故不累於俗好迨入高士之襟韻耳克其至否爽之所以師

百世也未足以名先生之槩也東坡追先生而哀之詩廼曰先生本全德廉退廼一隅因抛彭澤米偶似西山夫則侶有見於先生之時行特止本無轍跡矣至曰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則所以推遜先生者惟孔子足以當之非眞有見於先生詎肯一日盡降其虛驕之氣歛其侮弄之習而爲之屈服嗟嘆如此哉以其知有先生不宜輕程氏而後也而異日酷排正叔至結黨以擠之且目之爲姦嘻其甚矣又何好德之頓謬異耶豈濂溪生乎

其前流風餘韻僅有存者故將以名慕周子而本非有知德之實伊川生乎其時感德尊範動足以克其非心故不免以名忌程子而不覺自忘其好德之素要抑波汪萬頃酌者盈腹壁立千仞望者栗股亦二先生之造詣固不同也

尹源涑兄弟俱有時名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源上書論直得復知滄州渙卽劉滬之兄也滬嘗訟涑文致其罪因論水洛城事而源乃救雪其兄其不私如此牟子才

嘗作李白祠記極詆高力士董宋臣怒與丁大全共嗾御史交章劾其在太平贓杖已降兩官猶未已帝疑之咨以槧問安吉守吳子明子明奏曰臣嘗至子才家四壁蕭然人咸知其清貧陛下毋信讒言帝語經筵官曰牟子才之事吳子明遍謂無之何也衆不敢對戴慶炣曰臣億子才嘗繳子明之兄子聰甚子聰嘗以其姑知古爲女冠得幸子聰因知閤門事子才繳之也帝曰然事遂解夫子才之清貧能行於讐者使爲明之可謂信矣而子

古之大夫以遜舉相艱淡相劝勉

明當事之會，迺不以其私讐掩子才之清貧，尤難能也。

司馬溫公自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呂申公亦自外同召。溫公既就試，而申公力辭不至，改除天章閣待制。溫公大悔，自以為不及。命下，凡九章辭不拜。引申公以自比，云：臣與公著同被召，公著固辭得請，而臣獨就職。是公著廉退，而臣無愧恥也。朝廷察其誠，亦除天章閣待制。石林語錄

張說除僉書樞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學士院周必大不

肯具章上批王曮疾速撰入濟必大與宮觀日下出國門說露章薦濟必大於是濟除溫州必大除建寧府濟被命即出必大至豐城稱疾而歸濟聞之大悔必大三請祠以此名益重宋史古之士大夫同朝以德業相觀法相勸勉宜溫公濟之有悔也雖然使溫公終受知制誥亦何愧於守公之辭哉易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夫以小人包承君子此自小人之利而君子之否固若也故必安守其否而後道亨然則濟之悔何及乎

王荊公愎於改適而來次所用

讀荊公上田正言書曰。公書勸正言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言。以悟主上。誚乎其言之也。與孟子之於蚳鼃。韓退之之於陽城。孫可之之於李諒議。歐陽永叔之於范司諫。同一忠告焉。顧其諫官論。迺疑諫官以士而制命。何也。然其言曰。必不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可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繆。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是也。及既登政府。而孫莘老李公擇兩人

者皆請如唐故事諫官隨宰相入閤參聞其公議而公曰是益兩參政不可又何也大抵荆公之意主於令之必行以尊尊貴爲文欲天下之事獨成於君宰盡徹諫官不使以士而與三公之事得以制上之命此其本心不知國是所在無容以士之卑職廢也詩曰楊園之道倚於畝丘惟義之旨狂言可擇而況士耶國有大事士得以言之主聽之而改制天下之命錫天下之福者常王也士曷與焉太宗使諫官得以隨宰相議事事有不然者

荆公自知曾不如其知人

救之於將然固善。即使其偶失於建議之初。而旋正於既行之後何妨。歸於其是而已矣。青苗諸法公之所行者。一旦悅就天下之公論而宋之民之倒懸。猶可及解也。將又非公之盛德與。強很自用以人言不足恤。至於欲盡諫官而去之。師氏保氏固周官也而併疑其不足信。甚矣公之愎於改過而果於自用也

讀荆公知人論。曰此王荆公論知人者。公蓋有感於是也夫。然學者以爲公之自知。殆曾不如其知人又

何也自爲小官恪守恬退方召試館閣則辭除群牧判官則辭除館職三司判官則辭命修起居注則辭至避勅厠溷中及除知制誥迺不復辭公之濟貪以廉者與衣垢不浣面汚不洗平生絕無聲色之嗜而縱其妻驕奢極侈迺至斥逐娣姒詬叱官吏公之濟淮以潔者與初見神宗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不足法以諸葛亮魏元成不足與有爲其議論卓然欲盡復三代之政一時人心傾向謂不世出而卒以誤國殄民宋社幾屋公之濟佞以直

荊公使醫論其有感於醫國

者與吁公不能以此道知人故其受呂惠卿之姦以誤其身而又不能以此自知故終身倚其姦誤天下故曰知人者哲自知者明人固難知自知豈亦易耶然則行不足以悅衆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知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公之所以與王禹玉者公既以自悟其不能知人而卒不能勉於自知此公之所以為公者耶

王荊公使醫論其有感於醫國也夫其言曰一人疾焉而醫者十並使之與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耳

烏知其尤良而使之曰衆人之所謂尤良者而隱之以吾心其可也夫能不相逮不相爲謀又相忌也況愚知之相百者乎人之愚不能者常多而知能者常少醫者十愚不能者烏知其不九耶並使之知能者何用愚不能者何所不用一日而病且云誰者任其咎此公甚自畧以爲醫之尤良而諷任者之未或專也故持論若此豈以司馬公一蘇九與之異意者皆愚不能相已者耶然公之論則自不可易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

東坡醫喻　益儆別解

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王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夫與知者謀之。而又與不知者敗之。雖扁鵲且投石而不擇也。而況非扁鵲之流亞者乎。推此則國可知也。故曰公之諭。自不可易也

東坡寶墨堂記云。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

之學而顯出於政其貴人豈特醫之比乎此論蓋徵荆舒荆公興時方論使醫以一艮於九醫之中而並使不可彼嘐嘐然且欲顓一病以自試其醫豈虞以人學醫之費也然宋至神宗承一祖四宗休息安養之後天下無事雖少有偏弊亦易所謂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者而輕延不恒之醫妄投未試之術卒以反正失宜噬臍爲剌其可悲也已

宋狄棐兗家中科致位侍從皁然以清節自砥厲盖名士也王荆公銘公神道亦謂其淳厚篤實未嘗

三公議可謂切中事情而當於理

妄言矣然史稱有狄國賓者仁傑之後今仁傑告身與其奏錄國賓一官自稱仁傑十四世孫其乃不知邁遠自身矣狄武襄起涅卒致位樞府一時士大夫交口攻之然青能却梁公像其不忝遠

元豐末哲宗即位太皇太后攝政司馬溫公入相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請稍損其甚者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變可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

及況太皇太后以毋戕子非子戕父也。衆議乃定。元祐末徽宗卽位太后攝政有旨復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號時有論其不可者。曰叔無復嫂之禮伊川先生亦疑之邵伯溫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太后於哲廟毋也於元祐皇后姑也毋之命姑之命何爲不可乎。非上以叔復嫂也。先生喜曰。子之說得之矣。方事大變朝論大疑人心大恇兩公決然一言訂訛決惑斷而行曰毋戕子非子戕

司馬公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

父曰姑命婦非叔復嫂可謂切中事情而當於禮也

項既東云司馬公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伊川不對公曰出於子口入於光耳何害終不爲言之此事因屬伊川故後儒莫敢議其非者予却不敢信以爲然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因問而答非攬權也在温公當國家問而不言然則伊川言之當在何時豈功業必身親爲之然後爲盛耶如此則一言可以喪邦也予謂東既此論甚正然宰相於

百官無所不當除惟諫官爲不可宜歸之天子委之臺長使自擇以爲天子耳目不可爲宰相腹心防阿黨也司馬公它日除范純仁諫官已受過於章惇矣則公之問蓋非也使溫公之論人材則伊川豈得無言乎又曾見別書呂申公當國凡進退人材多與伊川商量蘇軾遂忌之因贈孔文仲使劾伊川而洛蜀之黨所由起則伊川此時蓋或有徼大賢所處恐未可便以爲非既東文謂劉器之於司馬公閑居時節問訊不絕及位政府器之獨

無書。公由此薦之器之自守之正。公取人之公兩盡之矣。然乎竊謂公或懲前政門賓之弊借器之以諷天下焉耳。仁者與萬物爲一體苟有裨於當路。其功業不必一一身親爲之。然後爲盛也以器之之誠信不妄語。從公游舊矣。借使有書於政府。亦必關朝廷天下事。於公未必無少補也而必以無書爲足重哉以無書爲重此非所以待器之也

則持論甚悉使三公聞之自當心服

楊畏元祐初請祠歸洛。恐得罪於司馬光嘗曰畏官

後評司馬公豈妄下一語

夔峽雖深山羣獠聞用司馬光皆相賀其盛德亦此至光卒畏復曰司馬光若知道便是皐夔稷契惟不知道故於政事未盡也史詆畏反覆余謂不然畏誠反覆人也然先後評司馬光豈妄下一語耶程子嘗曰君實之忠孝誠實亦只是天資學則全不知學謂不知學即不知道矣或問君實悔叔於韓魏公它日大用當何如魏公曰才偏規模小雖魏公固不以政事許司馬公紹聖之紛紛亦溫公未盡政事有以啟之畏之言亦何嘗不公論耶

杲老禪師與張天覺論元祐人材

宋杲老禪師與張天覺論元祐人材。因問溫公如何。張曰。大賢也。杲曰。然則相公在諫臺時。何故論他。張曰。公便不會。只是後生時。死急要官做。故如此。汪彥章曾投李伯紀啟。贊美甚至。及官翰苑。草伯紀謫詞。極其醜詆。人有問彥章者。彥章曰。我前啟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張之論溫公。汪之詆伯紀。皆爲貪自己官爵。昧其本心。一至於此。自今觀之。溫公伯紀之賢。如日月未有虧蝕。而張與汪。區區所較計之官爵。安在。徒自

世有不求之士有非常之士

貽亡窮之羞耳。又尹穡者傳學工文，杜門謝書，不汲汲於仕進，後以薦起，迺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得諫議，公論始薄之，厥後毀嶺南累年，蒙恩北歸，便道訪周益公，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少稷尚猶有悔，張與汪且公對人言，無靦面目也

蓋世有不求之士，而上人之不復求也，則求於我者用，而孤介之操遠矣。有非常之士，而以尋常格之

仝光逢寧為孔光陳寵后選當為徐孺子刻乙戚

則常人者進而豪傑之才阻矣。夫視雞而張弓。無鶡鷄也。伏馬而駕鼓。無駿馬也。善用人者。以度外容人。而後世之無求者重。以格外拔人。而後士之非常者奮矣

据政府而展私門。則士之矯詬亡節者。且重跡竭蹷而集矣。固不可也。若開道學之門。設游談之肆。以收召後生。辨析名理。游揚聲名。尤未見其宜恭勢權所出之人。所歸蠅附蛾集。茅靡波流。必有摳衣執經之名。幻虛囊彈鋏之實者矣。昔漢孔光自為

尚書則止不教授陳龍自任揭牓報謝遣門人益自是此黄瓊教授於家徐稺往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稺絶不復交劉安世於司馬溫公義訂師生恩伉父子然平居時節問訊往來不絶及公登政府則未嘗有書甚造經席則師於諸弟候政府則相於廢寮國自不同愚顧今之先達豈為孔光陳龍後進之士當為徐稺子劉元城也

元城劉氏師事溫公服膺終身可謂篤信至意見同異則亦有畢不相入者溫公深排佛而元城愛看

[illegible]公言躰[illegible]

溫公不信於弟與子

佛書。溫公頗非孟。而元城喜讀孟子也

其言之不詳。道不載焉。雖師有不能必行之高弟。父有不能必行之愛子者。溫公之疑孟子。溫公之過也。劉器之平生篤信溫公。而獨喜讀孟子。是不能信溫公也。溫公之子康篤孝也。抑謂孟子書旨取醇正。是亦未敢以公爲信道也。何師弟父子之相爲乎

傳公堯俞除御史中丞。上疏言。陛下使臣拾遺補闕。以輔盛德明善正失。以平厥政。舉直措枉。以公正大

臣臣請極其力以死繼之君竊人之私摘其細故非臣之志也范蜀公鎮知諫院温公遺書道以責之可懼公復書曰必欲伺大臣之細故發其隱微以布已直實不能也温公曰此則不惟景仁耻之光亦耻之不願景仁爲也明道先生被薦爲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爲御史者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有所不能神宗嘆賞以爲得御史體陳公瓘遷左司諫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

杲也已者其道顧直出門

人晻昧之過。嘗云人主托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況以訐爲忠。無補於時。反傷治體乎。廖剛拜御史中丞。奏言臣職在搏擊奸邪。當思大體。若乃收拾細故。矜一得於狐兎之微。則非臣之本心。予謂此六公之言。識體要矣。當拈出以備風憲忠告

蕭杲卿初授御史。虞丞相允文意也。或賀之。蕭曰。彼見我憒憒。謂我不能言。而以是處我也。其輕我甚矣。不數日。首論其黨。遂并攻之。論者服其勇。見矣

文公與張元善書以御史處我猶以爲輕我古人重知我不以富貴我爲感也然自宰相不以能言倚臺諫臺諫之地率求溫潤夸秀沈默弘寬者爲之在唐時陸長源已有斯嘆者是擢者以爲右職苟非呈身於前以預營必徇則且請碎首於後以務求恩私若蕭之識加於人幾等矣蕭之攻虞本以允文之輕已然韓厥僇宣子之僕張陵奪梁冀之劍周舉之劾左雄郤詵之糾崔洪所以報知己者其道顧豈出此

心存誠敬之言不可易

伊川先生嘗渡涪中流遇風舟人皆懼惟先生儼然抵岸或問先生何以不動心也先生曰存心誠敬耳岸上一人忽曰心存誠敬曷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語其人遂去其人亦接輿沮溺之流與然無心之言高矣伊川欲與之何言也嘗有人問伊川說無心者伊川曰無心便不是當云無私心伊川之言當及此然伊川易傳又曰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妄也乃邪心也由此觀之必無私心而合正理然後已殺此心存誠敬之言所以不可易也

年譜伊川在經筵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偶日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東坡集韓維進讀三朝寶訓因奏言皇帝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違而過之。且勅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避螻小行也。曲愛也。而二臣亭亭獎道其君。一則曰推此心以及四海。一則曰推此心以及百姓。皆廬孟氏之家法焉

人殺其子豈復有人理

二程全書云人有疑祖殺其父則告之其罪如何律孫告祖當死此不可告明矣然則父殺子其罪如何律徒一年以理攷之當徒二年雖是子亦天子之民也不當殺而專殺之是違制也違制徒二年愚按今大明律子孫違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非理毆殺者杖一百故殺者杖六十徒一年與宋律同惟孫告祖今大明律干名犯義條云凡子孫告祖父母父母杖一百徒三年但誣告者絞是告實者不得至死也亦豈有創於實爰之議若謀反大

殖者。故將覺子孫首告之路。且非誘反大逆其不可告決矣。今律凡奉制書而有所違者。杖一百。亦無徒二年。程子謂父殺其子。雖是子亦天子之民也。不當殺而殺之。是違制也。違制徒二年。班固白虎通則曰。父殺其子當誅。何以為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生耳。王者以養長而教之。故父不得專也。本因為父然子。父至尊。故一以其子為天子之民。一以為其子為天之所生父不得有以厭其父而正其罪。然亦迂矣。人至性

自劾乃所以首新

如父子。猨虎猶仁於父子。而人乃殺其子。豈復有人理耶。義不容因子而殺父。苟爲人父而忍以非道橫殺其子。竊以爲自殺以降或徒或流。王者之法。皆可加之

陳希亮移知鳳翔。初州郡以官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公不可。以遺游士之貧者。旣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上書自劾。求去不已。見蘇文忠公集。余謂處天下事。不可大段有意。若有意爲之。雖公亦私也。以官酒相餉。而貿私有之私也。不以自私而

頑叚 鈍不 信他 異

子游士之貧者可也雖私固公也償之以家財之

有意矣此復何罪而且上書自劾求退不已其自

劾也乃所以自讚也其求退不已也乃所以求進

也

胡穎提點湖南刑獄即家置司性不喜邪佞尤惡言

神異所至毀淫祠數千區以正風俗衡州有靈祠

吏民夙所畏事穎撤之作來諗堂奉母居之嘗語

道州教授楊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響咸

無有允恭對曰以爲無則無矣從而察之則是又

疑其有也頴甚善其言以樞密都承旨爲廣東經略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前後仕於潮者皆信奉之前守去州人咸心疑焉以爲未嘗詣也已而果咸咎守不敬蛇神故致此後守不得已詣焉已而蛇蜿蜒而出守大驚得疾旋卒頴至廣州聞其事檄潮州令僧舁蛇至至則大如柱而黑色載以閗檻頴令之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怪過三日則汝不神矣既及期蠢然猶衆蛇耳遂殺之毀其寺幷罪僧以獻之不信神異其見超矣

何許大爭而可以倉卒誣人

而楊教授尤至論也。蓋義理無窮如此。且檻𧏙三日之約，使期而見變怪，當何如。無亦所謂疑其有而察之與。雖然，其辨惑袪邪，固與孔道輔之擊蛇、陳文惠之修鱷，同功矣

朝野遺記、謂方汪黃養安之際。外傳北風極勁，而二人傲然謂無事。故上亦不甚慮。比江都。宮中方有所御幸。而張浚告變者遽至。矍然驚惕。遂病萎腐。故自明受殂後，宮皆絕孕。高廟中年不樂，張忠獻者非特以和戰異議，亦貽歸來望思之怨耳。苗劉

之變植虛器於前星蠹二凶狂妄耳春宮未辨方甲而魏公在建業乃責而殞之過矣睿宗嘗帝數年入為皇嗣者六十餘載中宗復位以親王就列德王裕為劉季明等迫立昭宗返正復歸東宮皆量其非出於已也今明受之殤在鐵塔下父老尚能言之蠹當時拜乳媼皆掩之云按此記殊驚人謂帝病無子若魏公致之然者方敵騎南侵國之存亡在乎呼吸帝宮中御幸後千里外能遥知之匿警報不聞耶苗劉之變委裘於明受兒豎之狂

謀耳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戾太子親弄兵犯闕及武帝追思太子卒盡族致太子死者況明受之立三歲法有三赦一曰幼弱謂其不識獨不能推此誼以相全佑雖其魏公之橫不至此朝野雜記亦宋人所編謂元懿太子旉高宗後宮潘賢妃出建炎元年六月生於南都九月拜集慶節度使封魏國公三年春苗劉爲逆立爲皇帝改元明受是歲上復辟立爲皇太子其秋薨於建康初太子得疾未瘳有金香鼎置於地宮人誤觸之仆地有

曲端王庶之不相能

聲太子應時驚搐不止。上大命斬宮人於廡下。少頃太子薨年三歲。此紀始末極詳悉。元懿之薨。蓋距魏公請難之師踰一時矣。當是時。高宗已復辟。元懿即立為皇太子。浚安得復追責而殞之。世人不樂魏公者多妄撰邪說以謗公。不知是何許大事而可以倉卒誣人也

曲端王庶之不相能。亦楊儀魏延近耶。孔明能用儀延於交鬩紛爭之中。使少殺其氣。而並盡其能以當其任。而魏公畢以庶言殺端。非庶之罪也。此為

魏公之不逮孔明遠矣或曰端之驍勇不謝於延而延之横恣未及於端故亮得以全延浚不得以用端不知延之暴當孔明而戢端之勇遘魏公而横且儀不得用間以傾延而虜乃得鼓譟以殺端故曰魏公之不逮孔明也曲端之死齊東埜語深究之以予觀之端未易馭也其心術良不可測㝐齊五革李彥仙之守陜州也金婁室引衆十萬復圍陜州踰月復益兵傳壘晝夜進攻而彥仙隨機拒敵圍復不解日憑堞須外援張浚爲遣軍虜先

沮撓不得進則令涇原曲端出鄜坊繞虜後端素嫉仙聲績逾已幸其敗詭託不行丁巳城陷仙挾親軍巷戰矢集如蝟左臂中刃不殊戰逾力遂死之奔其家遇害仙之抗節矢忠無愧爲巡遠端非賀蘭進明乎殺仙者端也使魏公軍令行端可獨生乎

馬伸之忠績白則檜之奸狀益著

宋史姦臣傳載秦檜爲中丞靖康二年二月留守王時雍等召百官軍民共議立張邦昌皆失色不敢答監察御史馬伸言於衆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容

坐視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時檜爲臺長閒伸言以爲然卽進狀曰檜荷國厚恩云云金人尋取檜詣軍前因挾以北去云云未嘗云狀本會同臺出於連名屬臺馬氏也其書亦但云檜上未嘗曰檜等又載何允訟其師馬伸發端上金人書乞存趙氏爲分檜功允編管英州未嘗及伸愆惠秦氏本末君檜自激發大誼迅奮孤忠方敵威虓闞國祚垂絕之際而能萬死一生爲趙氏出力雖發端有在成功未完其誼槩凜然固已動於華夷矣番然

則檜一忠臣也。今按宋名臣言行外錄備在虜議立張邦昌。馬伸爲御史。抗言於稠人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可緘默坐視。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秦檜不答。少焉屬藁就。呼堂吏連名書之。檜既爲臺長。則當列於首。以呈檜。檜猶豫。伸率同僚合辭力請。檜不得已。始肯書名。伸遣人疾馳以達酋虜。故秦氏所藏。猶云檜等也。檜還自虜。揚言已功。以取富貴。伸之子孫。漂泊關中。有甥何玧得其元稿。累欲上之。爲其子力止。紹興乙亥春。玧忽夢伸衣冠如

平生。云秦氏將敗。趣往陳之。亢即持其稿以叩閽。檜大怒。誣以他罪。下亢大理。寘嶺外。未幾檜果死。其家訟冤。詔復亢官。伸之忠績始白。事始末如此。伸之忠績白。則檜之奸狀益著矣。史傳益出秦氏之筆。非信史也

薛弼自徽猷閣。爲岳飛軍中叅謀。叅謀主帥腹心之司。而以弼爲之。此秦檜意也。檜初僑溫州。以永嘉爲寓里。弼里中生。政和進士。出入門下最熟。檜寵用之。至是檜權勢益張。雄猜日甚。顧所忌惟飛。迺

密謀置弼飛軍中。使偵飛。自是飛語默動靜纖微皆知。腹心肝膽盡在檜耳目矣。及飛死。叅軍朱芾李若虛俱被黜。而弼無恙。自是遂大用。新編謂弼於主帥之寃。曾不動念。爲愧於胡閎休不知主帥之寃。弼實成之。葉水心怪弼本岳飛叅謀。而爲秦檜用。不知弼本秦檜門客。而爲岳飛叅謀。此其鬼怪神姦。豈人能測識也。檜以身爲金人間諜。據宋腹心以偵宋。宋事所寄在飛。又以弼爲之間。據飛腹心以偵飛。兩間合而宋事日去。不可復爲矣。先

是彌知虔州言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秦檜大喜乞詔付史館於是修彌文以飾治鄉飲耕藉之類節節備舉爲苟安餘杭之計自此不復巡幸江上而祥瑞之詔日聞於四方彌所以逢迎檜非一日也羅大倫曰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曰撻辣郎君致意檜大恨之厥後金人徙朮其臣張師顏者作南遷錄載孫大鼎疏備言遣檜間我事且邀中國曰毋易首相以輔和好於是檜之奸賊不臣其跡始彰然則檜爲宋相爲金人間宋人皆

胡忠簡王倫秦檜劄子並出范公瑨筆

岳飛語丁不正爲時

知之惟高宗不知耳

胡忠簡公論王倫秦檜劄子。並出范公瑨筆而忠簡以爲公親老上疏必有危禍取而自上之遂南遷也。虞學士松谿集序云。夫食人之祿。則不敢內顧其私。此公所以奮筆而不辭。知其必墮危禍而不忍及其親。朋友之厚德。又公所以寧殁世而弗敢忘也

王公曰爲相。薛奎爲江淮轉運。往見公。無它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而嘆。以爲此真宰相之言也

岳武穆用兵每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竭矣。

[illegible]當事敢言之臣

乎將亦憂民乎此其材豈止將也生事以要功然而戒之可也以爲生事而罪之則當事之臣沮矣妄言以沽名然而容之可也以爲妄言而罪之則敢言之士詘矣夫勿罪生事者所以縱天下之當事也而況當事者乎勿罪妄言者所以作天下之敢言也而況敢言者乎至於沮當事之臣則國有大事而莫當詘敢言之士則國有隱憂而不聞矣嗚呼今亦然君子曰宋高宗殺岳飛於獄棄陳東於市於是乎櫬輿而北舟駕而南謂之

忠臣之報不於其身而於其子孫

天運也可乎

知鄂州羅願以父汝楫爲御史時嘗附秦檜論飛不敢入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再拜遽卒於像前人疑飛之憾不釋云見岳集出鄂州志死生命也卒於像前亦數與事會耶不然以侯之忠而死固順而安之豈根於當惡之臣而甘心其幹蠱之子恐亦未定然逆攷鄂州小集載其本傳乃曹弘齋撰不著鄂州所以卒但引新安續志謂值旱立日中精禱致疾而又云志公之猶子任臣毅

臣所共訂也蓋曹亦致疑於是故託之續志而又著志之所自出以為作者或有諱而然則羅之所以卒果可疑矣鄂州廩廩為宋乾道淳熙間名臣其卒也而朱子尤痛惜之恨未見其止鄂之人感其德政又為之圖像以祠其素行無愧於侯而祗以父故抱終身莫道之恨豪千古不雪之耻其卒也未必出於侯之所為而意者善惡之報不於其身而於其子孫欒盈非為汰而受欒黶之惡以殺其身亦神理之或然者世之君子盡亦強於自立

檜亦自以妬婦殄絕臣家

庶幾貽子孫以積善之慶而黨惡害正若汝楫者既身載惡名而復貽子孫以不可活之禍亦可怵矣

元星吉河西人任江西行臺御史秦檜裔孫奪民田羣訟不決公問秦檜何人胥屬以奸臣對公閱檜傳大署其狀曰檜之誤國千載有餘僇矧茲遺孽敢爲民害盡斷其田於民星吉胡人也秉正嫉惡且及其世可謂義形於內矣宋史檜曾孫鉅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竭力捍禦城破鉅

吳誠之各率兵巷戰死亡略盡鉅歸若疾呼吏人劉廸令火諸倉庫乃廸一室以自焚有老卒見烟焰中着白戰袍者識其鉅也冒火挽出之鉅叱曰我爲國死汝輩可自求生擊衣就焚而死次子瀏先往四祖山兵至亟還與弟瀾從父皆死此亦奸臣之後廸一門死忠死孝豈復繫其世類乎吹史檜無子立妻兄王喚孽子爲後曰熺其孫曰塤皆王之自出則秦氏世絶於檜久矣或曰檜妻王妬悍檜嘗嬖一婢有娠遂出諸莆林氏及長曰林一

飛齊東埜語志之朱子亦謂與化一傳聞云林一飛乃秦作教官時婢所生夫人不容與同官林家人養之秦後欲取歸未遂而死其黨又欲爲料理其夫人自陳云妾有幾子林非是林遂貶某地林死有子今無祿乃檜親孫也而史亦載林一飛於檜死爲檜子熺借其黨經營冀相位甚力陸務觀老學庵筆記亦謂客曹泳嘗獻計於檜欲一飛還作子則事之始末頗亦着悉秦之子孫實爲蕭林氏其易嬴者寔皆王氏也檜以奸臣亂人之國也

亦自以姤婦殄絕其家天道乎

金壺字考上篇卷之十九

當時已有公論

金罍子上篇卷之二十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朱文公極貶蘇氏以爲未敗露之王安石今議者多過之比見孫升在元祐初嘗言王安石擅名世之學爲一代文宗及晉居大位出其私知以盖天下之聰明遂爲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

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爲翰林學士已極其任矣若使輔佐經綸願以安石爲戒及弟蘇轍爲尚書右丞除命始下右司諫王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爲儀秦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爲縱横捭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悦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則當時已有公論非文公一人之言也

朱子按唐仲友事齊東埜語云唐平時恃才輕晦菴

而陳同父頗爲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同父游台
嘗狎籍妓囑唐爲脫籍許之偶群集唐語妓云汝
果欲從陳官人耶妓謝唐云汝須能忍饑受凍乃
可妓聞大恚自是陳至妓家無復前之奉承矣陳
知爲唐所賣亟往見朱朱問近日小唐云何荅曰
唐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啣之遂以部內
有寃獄乞再巡按既至台適唐出迎少稽朱益以
陳言爲信立索郡印付以次官乃摭唐罪具奏而
唐亦作奏馳上時唐鄉相王淮當軸上問王王曰

此秀才爭閒氣耳。遂兩平其事。詳見周平園王季海日記。而朱門諸賢所著年譜道統錄。迺以季海右唐而并斥之。非公論也。其說聞之陳伯玉式卿盖親得之婺之諸呂云。按客此論著。爲仲友辨雪無辜。其說行。則陳爲游俠無籍之徒。而朱尤爲恣睢敢爲。浮薄而輕信。此市井小兒緑戲作鬧。而尚得爲秀才閒氣乎。及宋學士濂脩宋史。爲唐仲友補傳。朱右題曰。世固有誣人以理之所有。君子或昧焉。語曰。君子不逆詐。不億不信。予讀唐仲友補

傳而竊有感焉初仲友以乾道七年守台時朱熹提舉常平仲友發粟賑饑抑姦拊弱剏中津浮梁以濟艱涉民至今賴之永康陳亮以縱橫之術與仲友不相能然亦未嘗信程朱氏學也亮揆無以抑仲友廼設詭計若爲歆艷性學者朱子遂信之行部過其家乘間爲飛言中仲友高文虎爲通判復以舊怨傾之嫉惡之心君子爲多於是朱子力擿劾仲友至六上章廷議終不决其說蓋亦祖埜語所記而詞稍回互矣然余觀龍川之學事功之

學也其平時跌宕簸弄玩侮一世雖朱子嘗戒其自處於法度之外而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是其所以罹此謗者固或有以致之未爲無兄盜嫂取孤女而撾婦翁也然亦何若人言之甚乎至於朱子之明白正大夫豈容易受人之譖者以常情觀之唐既夙有浮名於時而鄉親宰相又爲之奧主其勢固未易輕動使非大姦巨慝灼於耳目雖朱子且無以自信於心而徒以浮詞憒語角以取勝至於六上章而不悔亦豈知者之所爲乎其必不

然矣毋乃仲友之黨王於仲雪已宽而爲此流言不根以相報耳近時吳與陳霆兩山墨談謂陳同甫與朱晦菴書曰亮平生不曾譖說人是非唐與正乃見疑相譖是眞足當田光之死矣然困窮之中又自惜此濺命一笑初晦翁劾台守唐與正之罪相傳謂其納陳同甫之譖以是成怨周公謹叙其故於埜語中今以同甫之書觀之使同甫誠譖唐於晦菴豈後交訟是非終竟則晦菴之受錯同甫實爲之同甫當自引咎歸罪乃不出此顧復飾

詞以自掩於事主之前使其誠病風而且愚將不羞夫晦菴之鄙其爲反復人耶此說明白可據而陸象山集有與陳倅書亦曰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正一事尤快台人之心百姓甚惜其去雖士大夫議論中間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漸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群疑之中聖鑒昭然此尤可喜元晦雖有毁車殺馬之說然勢恐不容不一出也又與勾熙載書曰初聞臺評相及固已怪駭亟欲一見全文以覈厥旨及得而觀之

亦良可笑如論吳洪章中乃爲唐仲友雪屈波及朱元晦謂以洪醞釀竟成大獄致仲友以曖昧去議者寃之此尤可笑吾人所安者義理義理所在雖刀鋸鼎鑊有所不避豈與患得患失之人同其忻戚於陛黜之間哉顧所深念者道之消長治亂攸分群從比周至理欝塞遏絕齊語楚咻盈庭聚蚊成雷明主孤矣云云象山非苟同晦菴者而兩書言劾唐仲友一事乃稱服嘆羨之如是既以爲快台人之心則六章內所言唐之立威收貨娛悅

婦人燕會夜深因與踰牆欲行落籍遣歸本州皆台人狀中語證實可知而又曰百姓甚惜其去蓋是時朱子劾唐唐適遷江西提刑未行而朱奏上仲友亦隨自辨事下紹興府鞫之獄具情得遂奪唐新命授熹而熹以為蹊田奪牛力辭不受且知時相意徑歸故台人惜之史言獄上久旱而雨固或天道之適然而人情如此且出於象山之筆世猶猜同甫併不信晦翁象山從為唐仲友雪冤為王淮縕黨是誠可惜也

考生之文宜無以更此

朱文公爲浙東倉。民有繼母按脚夫。破蕩其家業者。其子來訴情甚切。文公遂委楊敬仲。敬仲深以子告母爲疑。文公語之曰。父死妻輒棄背。與人私通而敗其家。不與根治。其父得不銜冤乎。按繼母如母。明非其母。以義母之而巳。蓋爲父也。妻則自爲子也。母若父不得妻。子安得母。繼母巳更嫁。而猶曰子母者。敬仲之過也

晦菴先生。既啓手足之四年。韓侂胄誅。朝廷下有司。議所以易名者。太常狀先生之行。請謚文忠。而考

功郎官劉彌正謂複謚非古且言先生晚爲韓子考異一書其心有合乎韓子請以其謚謚遂謚曰文去忠著文所謂一字非貶與予謂節惠以行不以言以言則五經四書之發明燦矣考異一書先生泼而爲也非先生之與存也劉也舍其大而録其細奚居夫文之爲謚義有更端節以其一皆曰文焉韓子是已昔周公歿謚曰文孔子亦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是則文王周公孔子之文乃天地之文而道之極也先王之文宜無以更此迺舍

曰而擬韓子。以韓子之謚謚。淺乎見先生於扁末而未測其裏矣。胡澹菴嘗薦先生於朝。迺與陸放翁等。同以詩人見列。故先生深恥之。不意先生歿。而所以尊先生者。乃僅同之韓退之。吾固疑先生之靈。猶有不甚安於此也

宋趙彥逺。丞相趙汝愚父也。生朝必哭於廟。有欲爲禮者。號泣而向之。元兆麓處士宗仁李自華。常以不及終養一親。遇初度之日。號慟抵暮。家人不忍見。因諦言之。王義士天爵。夏縣人。每生身之辰。寢

苦一月。懿哉惇孝乎。程子嘗言人無父母生日當倍哀痛更安忍置酒作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朱子亦謂須以忌日之禮處之昔唐太宗萬乘之主也欷歔却賀哀感旁侍率禮而不愆如此况儒生學士耶。問曰具慶而可也張樂置酒軒車臨於閭里毋已侈與。曰飲食必祝慕夫始之也身有自始庸而忘之夫劬勞之日而起敬起孝焉卮其豆觴以壽其親何有不可乎。夫父母在恒言不稱老而惆然自都其齒長以召其里之人而可乎。問曰

父母歿却賀禮也將人情之不可以禮說則如之何曰如三君焉號泣而對之使家人見之而不忍言彼誰非人之子乎

金宣宗嘗諭宰臣曰向有人言便宜事卿等屢奏乞作中旨行之帝王從諫足矣豈可掠人之美以爲已出哉大哉王言與尔有嘉謀嘉猷則入告尔后於內尔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者異矣予謂人主如金宣宗不作中旨人臣如宋李文靖不進密疏然後朝廷清明天下可幾太平

此兩節最足以惇彝倫正風俗

金章宗朝嘗定祖父母喪婚娶聽離異又定妻亡服內婚娶聽離法按此兩節最足以惇彝倫正風俗未可謂餘分偏閏之制格之也然妻亡更娶又須訖其子服不當止以夫服論故儀禮喪服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是也春秋傳周景王穆后喪太子壽卒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燕又求彝器樂憂甚矣非禮也妻之喪子未除不可以再娶故亦曰三年之喪

演繁露謂賈似道當國浙漕朱浚深源每有劄子禀

不勿殺文丞相丞相可以無死

事必稱某萬拜覆時人謂之朱萬拜浚晦翁曾孫頊見昭忠逸詠載浚爲兩浙轉運兼侍郎元兵下江南遣人使入閩說降兵至福安王剛中以城降浚家欲降之浚叱曰豈有朱晦翁孫失節者遂仰藥死以朱晦翁孫不恤一死徇節豈區區爲富貴諂佞權勢之門乎

文文山之亡也元翰林學士徐景隆咸卿以詩弔之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日忠如蜀將斬顏時乾坤日月華夷見嶺海

風霜草木知。只恐史書編不盡。老夫和淚寫新詩。
蜀將斬顏用關羽報効曹操事。輟耕錄作蜀將斫頭却用嚴顏事。殊戾謬也。元勿殺丞相。丞相自可以毋死。乃亦將如關雲長周旋曹氏耶。元於丞相亦可謂有禮矣。公誠義不屈。使終能待以不死。則公固嘗曰異日得以黃冠備顧問則雲長之事意者公優爲之雖或一時之權詞。然箕子亦授洪範於武王矣

許文正公新鄭人以金太和九年生。公固非宋人也

評文正蓋有江漢之思

哉逮顯於元伐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受攻取之畧而公獨言惟當脩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然兩國之生靈以決萬一之勝負蓋公有江漢之思與丘文莊公著論謂公不當仕元雖公之卒且屬其子曰吾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我死爾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則公固已自恨其所遇之不幸以是論公公復何詞但復謂許子倘以生民爲念盍勸世祖以通和睦隣息肩南北之民雖宋人拘留使臣尚

許衡慨然以道爲己任

當爲之反覆開諭。明其爲權臣之罪。歎之以成湯待葛之道。庶幾其有及人之功。得以少掩其輔夷之罪。而許子乃不及此。則少寬矣。豈亦未見圭齋集。所著公神道碑耶

許衡居蘇門。慨然以道爲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祭葬嫁娶。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予謂衡當時不能不仕元。亦正以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也

董文用拜禮部尚書。時中書右丞盧世榮以貨利得幸。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文用陽問曰。此錢取於右丞之家耶。將取之民耶。取於右丞之家則吾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嘗是歲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削無遺。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謂坐中

彼同僚言譬自不類

曰董尚書真不虛食俸祿者。按盧世榮之議卽呂惠卿之所謂不加賦而國用足。文用之對不愧司馬文正矣

吳草廬著元中子碑。元中子姓黎名立武嘗佐洪府。歲饑有同僚言殺一牛活萬蟻。欲籍富戶賑貧民黎駮之曰萬蟻固可憐。一牛何罪死。衆稱善。噫有德之言哉。余謂此非有德之言也。彼同僚言譬自不類。萬蟻天壤間蠢生雖微一牛不死死亦何足惜。牛無罪有功。殺一牛餉萬蟻何爲若凶年饑歲

寧使有不盡之法毋寧使無不盡之情

貧民餬糠粃而富戶之粒米狠戾且以飽黠鼠肥畜犬豬富戶賑貧民拔九牛之一毛以活萬姓何不可之有

江南守令聽訟遇民有犯情重而法輕者既以其辠附律又罰穀或至千石以上入倉或罰金使脩理廨舍往往不貲予嘗聞之亦問一同年答曰有之夫科有罪之富人以賑無告之貧民裒私家之贏佐公庭之急葛有不可乎予謂此意甚美然萬一犯者或舉訾不足以抵罰至於以瘐死或遂傾其

家或竄其妻女則反爲情輕而法重矣如何呂刑罰懲非死人極於病夫以五刑之疑赦而爲罰猶足爲病況刑與罰兼加之乎大抵律設大法準事而施其制量輕重至於無可增減哀矜折獄者常使欽恤之意行乎法之中豈忍有加於法之外哉西漢郅都趙禹一爲人公廉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一爲人廉倨舍無食客門無造賓惟奉職死節孤立行己以伸法守而世謂之酷吏蓋守法已嚴於刻況又溢於法之所不及也皋陶曰罪疑惟

无人楊魚作鄆國夫人殺紀礼

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寧使有不盡之法毋寧使無不盡之情

无人楊魚作鄆國夫人殿記其曰祀天而不祀地祭日而不祭月非禮也又曰夫人姓开官氏宋女也泗水侯鯉魚也沂水侯伋息之子也先聖之爲中都宰爲大司寇攝行相事夫人不以爲泰畏於匡拔樹於宋削跡於衛絕糧於陳蔡夫人不以爲否窮通出處無一而不預所以血食者其在斯乎按夫婦之道榮耻共之不以爲泰否常事也然尚不

能知夫人之與孔氏訣在夫子絕年之何歲亦安能知其窮通出處無一不預乎嫁與出一也昔子思之母嫁而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夫庶之母不哭於孔氏之廟而亓官氏之女乃得廟於孔氏且夫人之而殿焉以强合於夫子其非禮知是而勿知乃抗顏為人執筆可乎

裕宗封燕王巡撫稱海至冬還京問謂諸王札剌忽

吾屬各悉乃心慎言所守

及從官伯顏等曰吾屬適有茲暇宜各悉乃心慎言所守俾吾聞之於是[illegible]里答曰太祖有訓欲治身先治心欲責人先責[illegible][illegible]曰聖上有訓欺罔盜竊人之至惡一爲欺罔則後雖有善言人終弗信一爲竊盜則事雖未覺心嘗惴惴若有將至札剌怨曰我祖有訓長者稍深者底蓋言貴有始終長必極其秋深必究其底不中輟也王曰皇上有訓毋持大心大心一持事即隳敗此一時倉卒屢從會集各言所守而深切道理要然成章又

誤可原盜不可原

林諫偕子隨元北去

皆歸本之君父。蓋斷斷洙泗之風焉

謝讓初為吏。歷刑部尚書。刑部有案讓未署字而誤用印吏懼。遂私効讓署者。事覺。度無損於事。且憐吏以罪廢。遂視之曰吾署也。其寬厚多類此。予謂吏以罪廢而憐之。則吏之犯罪者。滋廣衆矣。此吏誤用印而盜署字。誤可原也。盜不可原也

元末。兵部侍郎。靑田林公諫。見天運已去。作詩遺其姪。俾南歸。以子自隨。及天兵至通州。遂偕其子。隨元主北去。嗚呼。痛哉。諫以身徇元。以子孫還中國

後主擱筆論人死宜造次

可也。此帝王數千年遺澤祖宗幾百世福息者之何併笑而爽乎

後生握筆論人無宜造次孟子云是以論其世也元余忠宣之死節尚矣頃見有揚儀者乃曰余闕之守安慶也特感虜帥結褫之恩冀志十載之嘆竭誠赴難禍及妻孥其忠義昭昭矣烈烈春秋外夷之義忘危邦不入之訓許身太踈不能無可議者其視子路之死於孔悝殆亦庶幾其無愧與又有詩云千載結纓悲子路九原被髮愧矣吾蓋

深詆其初仕元之非也。因考元史本傳。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父沙剌臧卜官廬州遂為廬州人。則公家世。蓋由余之倫。蒙古色目自為同類。公慕華姓名中國耳。當時元一統東夏雖中原河洛之英奕代文明之冑。皆辮髮而立其朝乃以此責公可乎。小兒强作解事語。眞可笑也

金罍子上篇卷之二十